

第五八六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三國志部

晉書部

宋書部

梁書部

北魏書部

北齊書部

隋書部

唐書部

南齊書部

陳書部

北周書部

南北史部

唐書部

(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八十一卷目錄

三國志部彙考一

魏少帝正元一則

晉惠帝元康一則

宋文帝元嘉二則

宋真宗咸平二則

金廢帝天德一則

大中祥符二則 仁宗景

三國志部彙考二

隋書經籍志 正史

唐書藝文志 正史

宋史藝文志 正史

宋鄭樵通志 正史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明焦竑經籍志 正史

三國志部總論

宋朱子全書 三國總論

明顧充歷朝捷錄 蜀漢總論

三國志部藝文一

上三國志注表

三國論

魏論

三國論

三國志部藝文二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

諸葛武侯

宋裴松之

唐王勃

李德裕

宋歐陽修

蘇轍

唐李白

宋王安石

讀三國志二首

三國志部紀事

三國志部雜錄

金劉昂

經籍典第三百八十一卷

三國志部彙考一

魏

少帝正元 年王沉荀詡阮籍等共撰魏書

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不載 按晉書王沉傳沉字

處道太原晉陽人也好書善屬文正元中選散騎常

侍侍中典著作與荀詡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

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

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讎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

儒林丈人

晉

惠帝元康七年范頴表上陳壽三國志

按晉書惠帝本紀不載 按陳壽傳壽除著作郎撰

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元康七年病卒時梁州

大中正尚書郎范頴上表曰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

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諷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

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

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宋

文帝元嘉六年七月裴松之上三國志注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裴松之進三國志表元

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上

元嘉十四年沮渠茂虔獻三國總略二十卷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沮渠蒙遜傳蒙遜第三

子茂虔襲位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三

國總略二十卷

宋

真宗咸平三年詔選官校勘三國志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畢士安傳咸平初拜禮

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

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

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

宗然之遂命刊刻

按玉海咸平三年十月校三國志晉唐書

咸平五年三國志校畢刊板上之賜親王輔臣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三年校三國

志晉唐書五年畢四月乙亥直祕閣黃夷簡等上新

印三國志賜銀帛以其書分賜親王輔臣

大中祥符六年賜御史臺三國志

按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癸丑賜御

史臺九經諸史 按玉海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

經三史三國志晉書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辛丑作三國志詩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大中祥符八年八

月辛丑作三國志詩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

未成於天祐元年二月辛未

仁宗景祐元年詔選官校正三國志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祐元年詔選官

校正三國志

金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印本三國志授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

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三國志用裴松之注自國

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魏志音義一卷注 盧宗道撰

論三國志九卷注 何常侍撰

三國志評三卷注 徐爰撰梁有三國志序評三卷晉

著作佐郎王濬撰亡

唐書藝文志

正史

王沈魏書四十七卷

陳壽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吳國志二十一

卷注 並裴松之注

韋昭吳書五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

正史

陳壽三國志六十五卷注 裴松之注

宋鄭樵通志

正史

魏書四十八卷注 晉司空王沉撰

魏尚書八卷注 孔衍撰

吳書五十五卷注 韋昭撰

吳書實錄三卷

魏國志三十卷注 晉太子庶子陳壽撰

蜀國志十五卷注 陳壽撰

副補蜀記七卷注 王隱撰

吳國志二十一卷注 陳壽撰

魏志音義一卷注 盧宗道撰

吳志抄一卷

論三國志九卷注 何常侍撰

三國志評三卷注 徐爰撰

三國志序評三卷注 晉王濬撰

右三國志注 十三部二百四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

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

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

書細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

夏侯惇及肅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

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

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

又改漢曰蜀世頗議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

兒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虞傳之

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允善之

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

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

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

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

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己任者豐祐間

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袁斧書垂成而

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為之鄉

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

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

三國志六十五卷注 叙錄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

撰宋大中大夫裴松之注

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屨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覘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祿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通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資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于國史近世張枋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疎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明焦竑經籍志

正史

魏書四十八卷 注 晉王沈

魏尚書八卷 注 孔衍

吳書五十五卷 注 韋昭

吳書實錄三卷 魏國志三十卷 注 陳壽

蜀國志十五卷 注 陳壽

刪補蜀記七卷 注 王隱

吳國志二十一卷 注 陳壽

魏志音義一卷 注 盧宗道

論三國志九卷 注 何常侍

三國志評三卷 注 徐爰

三國志評序三卷 注 王濤

右三國

三國志部總論

宋朱子全書

三國總論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謂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

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會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井為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霸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爾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

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與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奸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者姑爲自全計耳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東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亂歸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于午谷路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于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惇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

少間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李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很狠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持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泥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響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貴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貴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辦著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之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孔明治蜀不會立吏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

好意思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逃母墓事相近以上諸條十六條

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恩意則以爲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誦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答顧元履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粗者人答或示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謂斃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

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
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
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
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
如明者之論也京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
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
之助與爲多焉共甫

所論孔明與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
夫論膽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
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難能不
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
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
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京

明顧充歷朝捷錄

蜀漢總論

元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頽傾乾綱解紐投袂
涿郡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
紹爲客於劉表復徂於荊州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
百敗而其志不折左龍右鳳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東
之吳割鼎屹峙以延正統怪夫孫權不能仗義借荆
州索荊州奪荊州戰其所可親而使猯亭之役乃爲
陸遜所折辱也白帝托孤后主繼位孔明以文武之
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孟獲七擒奉天討而祁山
六出功蓋三分名高八陣牛馬劍奇擅能國手司馬

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幘之遺方圖勒躬盡力而中營
星隕天命去漢孔明扶之不足重其然乎姜維繼丞
相之任盤錯紛結時勢詢譎鋒劍元戎中原九伐憫
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愚以爲伯約伐魏之舉雖進
寸退尺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唐主下有
奸奄鄧艾綠崖之寇長驅電掃而劉禪已入臣矣亦
精衰歇都隨鼎去不思蜀土甘樂他邦悲夫悲夫雖
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
死於父見昭烈之有孫收芳聲於殘統壽聲號於汗
青漢雖亡漢漢有生氣也高祖以亭長肇漢光武以
白衣中興昭烈以孤窮分鼎子孫以帝王之尊居九
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所以然者皆以母后宦戚強
臣之故有天下者其思履霜之漸衣柳之戒以遏炎
炎之勢於熒熒之始云

三國志部藝文一

上三國志注表

宋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實鑒遠則物無遺照
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歷
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
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輝光日新郁
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元隲猶復降懷近代博觀
典廢將以摠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
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

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
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按三國雖
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
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
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本事異疑
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
理則隨爲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
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
謹奉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醴本質臣實頑之顧慙二物雖
自罄勵分絕漢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
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
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
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元嘉六年七月
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論

唐王勃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絕奸回竊位閭閻滿朝士之
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
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
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
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日其有真人起
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
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富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
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
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與有際崇替
遞來每攬其事曷能不隔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
嘗試論之曰向令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

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開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餓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仙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皆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翫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瑁瑒伯珪謂保易京之業贊既窘饒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觀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業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虞請呂蒙之命惜求本字無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末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投身夏口於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肅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

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睹譙周之儒詞甘憤忿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表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投布北走強袁破黃巾於壽張斬莊固於射犬援戈北指關顓懸顧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免患固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祗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諱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鴻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地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來者有以鑒焉

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結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顯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

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將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魏論

宋歐陽修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而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慙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彊者得之此直較其迹耳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常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爭牙齒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

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祖爲不可及也夫

三國志部藝文二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唐李白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類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龍歌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逢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管與鮑千載同知名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慟哭楊顓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讀三國志二首

金劉昂

虎視鯨吞卒未休一時人物盡風流婦翁正得黃承彥兒子當如孫仲謀乳臭蒙孫真寄坐齒寒鄰國莫分憂阿瞞狐媚無多罪誰作桓文得到頭泣漢遺黎血未乾繁昌新築受終壇天球寶鼎私藏獲坎井坳堂局鳳鸞地易主賓窮赤壁勢成螳雀事

烏丸陳言袞袞令人厭枉就輸棋覆舊盤

三國志部紀事

三國志魏劉劭傳孫該註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強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蜀楊戲傳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願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吳韋曜傳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薛綜傳薛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皓立太子

又領少傅建衡三年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時
今堂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
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堂獄徙廣州右國
史華嚴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
峻始撰吳書乎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
少帝時更差章羅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
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羅負恩蹈罪堂出
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
劣適可爲堂等記註而已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
曰新議

華嚴傳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嚴上疏辭讓皓答曰得
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
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精研實
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聘藻
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
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弗復紛紛

晉書習鑿齒傳鑿齒爲榮陽太守是時溫覲觀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光武終於晉愍
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
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
諱炎典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
四卷

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尼陽人也州舉秀才除郎中
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

王沉傳沉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勗
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陳壽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

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弄弄威權大臣皆
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斥遭父喪有
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
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
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
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
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
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
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

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
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殺諸葛
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
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
爲中書郎苟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
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
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

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
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
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起爲太子中
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
尙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

甚可遣使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
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
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
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餘文章並

傳於世

孫盛傳盛爲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
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
理正咸稱良史焉

孝友傳何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述作
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
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義
熙初爲吳興故障令在縣有績入爲尙書祠部郎高
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

史既克洛陽高祖勅之曰裴松之之廊廟之才不宜久
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除
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
天下松之使湘州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

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
上之上喜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
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
爲南鄉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
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

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嗣南中郎參軍松之所
著文論及晉紀嗣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嘗有書誡子曰往年有意於
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元自當小
差於史猶未近彷彿
魏書張彝傳彝子始均選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
幹美嘗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
卷

毛修之傳修之入魏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其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逮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述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佐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

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事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師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爲然

儒林傳梁祚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周書高麗傳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舊唐書丘悅傳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王義方傳門人貞半千博涉經史知名河朔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

宋史張昭傳昭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

經旨不通古今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確乃授昭荀紀國志等書

聞見後錄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荆公於鍾山雷連燕語荆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蘇州府志鄧時宇是翁登宣和六年進士性嗜書史漢三國志南北史手自編錄

元史郝經傳郝家貧讀書撰續後漢書

隱逸傳杜本時有張樞者亦屢徵不起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宣宣文閣

三國志部雜錄

三國志蜀後主傳評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陸雲文集與兄平原書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自必與昔人相去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

可並思諸應作傳又書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集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當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

文中子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盡美於史遂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髮暗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淪能無微乎是非相授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六一題跋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命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悌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秦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悌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禪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

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緣而此碑為是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悌奉璽授者辭讓往返客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纓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九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要殺我賈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容齋續筆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元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

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愷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却掃編劉義仲字壯與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丹鉛總錄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以刑名兵法何邪吾聞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日知錄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二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引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抗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八十二卷目錄

晉書部彙考一

晉武帝泰始一則 惠帝永熙一則 元帝建武一則 李武帝太元一則 安帝義熙一則

宋文帝元嘉一則 明帝太始一則

唐太宗貞觀三則

宋真宗咸平二則 聖德一則 大中祥符二則 仁宗景祐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廢帝天德一則

晉書部彙考二

隋書經籍志 正史

唐書藝文志 正史

宋史藝文志 正史

宋鄭樵通志 正史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明焦竑經籍志 正史

晉書部總論

宋歐陽修文集 東晉論

朱子全書 晉總論

明顧允歷朝捷錄 晉朝總論

晉書部藝文一

上元帝置史官疏

晉書音義序

晉書部藝文二

東晉二首

覽晉史

晉書部紀事

晉王導 唐楊齊宣

唐崔塗

羅隱

晉書部雜錄

經籍典第三百八十二卷

晉書部彙考一

晉

武帝泰始六年詔撰錄泰始以來大事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六年詔曰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祕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爲常

惠帝末熙 年議立晉書賈謐請以泰始爲斷

按晉書惠帝本紀不載 按賈充傳充無嗣取外孫韓謐奉充後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助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

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

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

濟北侯荀爽侍中荀藩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議遂施行

元帝建武 年王導疏請置史官上納之以干寶領國史著晉紀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干寶傳中典草創未置史官王導上疏元帝納之實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

自宣帝訖於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 孝武帝太元 年拜伏滔著作郎專掌國史 按晉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文苑伏滔傳滔字元度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 安帝義熙十二年勅徐廣撰國史勒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 按晉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徐廣傳義熙初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晉史自聖代有造中典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儻爲嚆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

宋

文帝元嘉十四年沮渠茂度獻傳杰等書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沮渠蒙遜傳蒙遜第三子茂度襲位元嘉十四年茂度奉表獻方物并獻周

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

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桑丘先生三卷

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敗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度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三百八十二卷晉書部

明帝泰始 年勅賜沈約撰晉書

按宋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沈約自序臣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未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敕撰國史

唐

太宗貞觀十八年詔重撰晉書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令狐德棻傳召拜雅州刺史坐事免會修晉史房元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詎定除祕書少監 按儒學敬播傳播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

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 按薛收傳子元超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 貞觀二十年晉書成詔藏祕府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房元齡傳二十

年晉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 按李百藥傳子安期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 按李延壽傳貞觀中補太子典膳丞承賢館學士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轉御史 按上官儀傳貞觀初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學士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 按劉禪之傳禪之父字翼字小心貞觀元年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 按崔行功傳行功預撰晉書 按李淳風傳除太常博士轉太史丞預撰晉書 按許敬宗傳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等書皆總其事前後實資不可勝紀 按李義府傳義府善屬文李大亮表薦之預撰晉書

貞觀二十二年賜新羅國所製晉書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新羅國傳貞觀五年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二十一年善德死妹真德襲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餞

宋

真宗咸平三年十月選官校勘晉書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畢士安傳咸平初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 按玉海咸平三年十月校晉書 咸平五年晉書校畢刊板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三年校三國志晉唐書五年畢唐書將別修不刊板 景德元年七月上新印晉書賜校勘官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元年七月丙午崇文院上新印晉書百三十卷賜校勘官 大中祥符六年賜御史臺晉書 按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史 按玉海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經三史三國志晉書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讀晉書作晉書詩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作晉書詩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選官校正晉書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詔選官校正晉書 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頒御書晉書羊祐傳於天下

州學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頒御書孝經周官中庸晉書羊祐傳於天下州學

金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印本晉書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以唐太宗晉書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晉書部彙考二

隋書經籍志

正史

晉書八十六卷注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

隱撰

晉書二十六卷注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

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卷注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郎朱鳳

撰訖元帝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注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

撰

晉書三十六卷注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注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十一卷注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蕭子雲撰

晉史草三十卷注梁蕭子顯撰梁有鄭忠晉書七卷

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

唐書藝文志

正史

王隱晉書八十九卷

虞預晉書五十八卷

朱鳳晉書十四卷

謝靈運晉書三十五卷又錄一卷

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

千寶晉書二十二卷

蕭子雲晉書九卷

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晉書一百三十卷注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

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

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

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等修而名爲御撰

徐堅晉書一百一十卷

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注開元二十七年上授

青池主簿

何超晉書音義三卷注處士

宋史藝文志

正史

房元齡晉書一百三十卷

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

宋鄭樵通志

正史

晉書九十三卷注晉著作郎王隱撰

晉書五十八卷注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四卷注未成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

晉書三十六卷注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注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起東

晉

晉書一百十卷注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九卷注本一百二卷殘缺蕭子雲撰

晉書二十二卷注殘缺千寶撰

晉史草三十卷注梁蕭子顯撰

晉書一百三十卷注唐太宗命羣臣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注徐堅撰

注晉書百三十卷注高希嶠注

晉書鴻烈六卷注張氏撰

晉書音義三卷注唐處士何超撰

晉書鈔三十卷注張綽撰

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注傅暢撰

右晉書八十一卷注八百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

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

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

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

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

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

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

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

義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

歷代之史唯晉最冗最甚可以無識至於取沈約

誕誕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

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

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

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

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

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

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

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明焦竑經籍志

正史

晉書九十三卷 注 晉王隱

晉書五十八卷 注 虞預

晉書三十六卷 注 謝靈運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 注 何法盛

晉書一百十卷 注 齊臧榮緒

晉史草三十卷 注 梁蕭子顯

晉書一百三十卷 注 唐太宗命群臣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 注 徐堅

注晉書一百三十卷 注 高希嶠

晉書鴻烈六卷 注 張氏

晉書音義三卷 注 唐何超

晉諸公贊二十二卷 注 傅暢

晉書部總論

宋歐陽修文集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述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

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無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與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則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閒晉如絃斷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玕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况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玕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朱子全書

晉總論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務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讎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問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逖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藪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的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苻堅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

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釵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時可問王猛從苻堅如何曰苻堅事自難看觀其殺苻生與東海公陽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苻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他門前車馬甚盛欲害苻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脫苻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

問苻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以上諸數九條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

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曾面目爲何如入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可殫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慘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白翰林文集後序 文集

明顧充歷朝捷錄

晉朝總論

司馬懿之仕魏謀無再計氣作溫涼閣視大言手秉魁柄加以子如狼孫如虎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而國家大政視如私物借其要地以遂逆謀而炎遂享皇極焉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代豈無所以爲之者耶即位之初奇巧弗愛仁儉爲心得作法於涼之意而南除吳亂國富民殷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謬當三國干戈爛漫之餘而蒼生脫戰爭之苦蓋亦一小康也然孫皓之座方設而怠荒之氣隨形去州郡之干戈而武備單虛恣羊車之侈樂而三楊用事親賢遠出海隅官錢盡入私室迹其所爲恒靈之主耳當時曠達之賢皆優遊竹林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禮如桎梏而風俗日以頹敝其最爲失策者郭欽之議不行是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是以日食三朝天垂大異災變狎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經國

遠猷何賴叔已窺其僅及身而不可久矣惠帝以孱弱嗣位賈氏以悍牝鳴晨以致流毒萬神濁汚宸極迫金墉正法帝位傾移八王樹兵自相魚肉古曰惡婦破家又曰哲婦傾城於斯驗之帝於此時東則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而皇后太子之屢遭廢立曾不能庇之焉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以若人而繼此座何以了家事乎食餅身斃太弟嗣立聽政考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而五胡承之星羅棋布割裂土宇西北劉聰寇我洛陽囚執天子愍帝守虛名於奔播之後事多草創鯨鯢未掃梓宮未迎而長安戎馬聲嘶以繼懷帝而行酒翟遼矣腥流穢潏神州陸沉荆棘銅駝江河頓異而七帝之數已終矣此皇晉能不痛心在目耶琅琊以牛吏之子始因懷帝之命來屏建業適承帝乏進位晉王是謂東晉幸而劉大連刁元亮等老成未謝顧彥先賀彥先等人望咸趨則所以生縛劉粲以贖太子而滌碧嵩清洛之垢者實於帝是賴惜其化龍之後宴安江沱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抗旌犯順而又玩日愒月不聞勤王雖有運甓之士行擊楫之士雅寄命之茂弘枕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戮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之故與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慙可謂明主而享國日短誠可惜焉成帝之立主幼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年少當國激成蘇峻狼子野心之孽橫挑強賊胎變稔禍憂及國母兵纒紫極使宗廟宮室盡爲灰燼雖投簋山海而亮罪未可贖也乃不能投閒置散正憲明刑而復使之擁據上流致人有元規塵之污何

以使幸災好逞者知所檢邪唐帝得年不末穆帝穆祿登基殷深源負管葛之浮譽而居中桓元子握方名之重任而居外迨至哀帝帝奕之時而政由溫手聶參軍短主簿能令喜惡而廢東海立會稽易若折枝六十之叟舉動如此不其遺吳萬年乎簡文惠帝之流離清談差勝無可稱者孝武之立也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霧湧川騰星流電發南寇淮泥勢若疾風之掃秋葉京室陷危人情恆擾憂根本者有左祖之慮矣幸有安石公處分已定小兒輩遂已破賊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三十年阿堅敗在江湖向非草木人形風鶴敢則司馬昌明爲苻氏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奏凱方旋驕氣擲而食縱之輩拱把朝權好家居織兒欲攬壞而不知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悟沉湎極長夜之飲戲言名寵婦之凶古有之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彈惡斥譴所以止亂何其不少

以至剪祀覆宗靡靡焉銷剛爲柔延羸廢落屏氣踟躕惕惕休休爲之後者又何憊也豈其輔魏之役計已非祈天末命之基而開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謀之道其勢固應過絕潰敗而莫可收拾也邪

鑒邪安帝即位東錄西錄互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於外桓元好天位於中而奄奄氣息難以枝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劉下邳張臈爭先獨立一呼以破賊黨馮遷殺天子之賊而舊物反正吾方爲晉幸也奈何道民進根本之謀後然有改玉改步之意而劉裕方爲國患甚於桓元乎奸情滿於胸懷逆謀形於唇吻如鬼如蜮猛氣橫飛而考之綱目其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又以明昌之後尙有二帝而弑君復立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已欣欣然甘心禪於宋矣噫嘻司馬氏父子兄弟暴寡脅弱賤底無君孤媚以取天下何其雄也不一傳而骨肉相殘不二傳而羈魂沙漠不數傳而強臣迭弄

晉書部藝文一

上元帝置史官疏

晉王導

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帝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備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服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

晉書音義序

唐楊齊宣

晉書音義余內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令升即仲舅商州府君之子惟我仲舅實蘊多才彊學懿文紹典門範剖符行節弘開帝猷雖位望兼崇大名猶儔而增修益振餘慶方鍾確爾專精深期克復時之末與衣冠之嗣曷沉道在則聞儒素之風自遠不隔其業斯爲得與處士第約以優閒溺於墳史書訝晉室之典未昭其音思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由是博考諸傳綜覽羣言研覈異同譌成音義亦足

晉書部紀事

以暢先皇旨趣爲學者司南式叙其由勸成其美三都尚隱思旌擅洛之文五等廻封遠愧平吳之績巨唐天寶六載天王左史弘農楊齊宣字正衡序

晉書荀勗傳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輶子緯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傳祇傳祇子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勗甚重之作晉諸公序讀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束皙傳博學多聞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所著晉書紀志遇亂亡失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大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典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